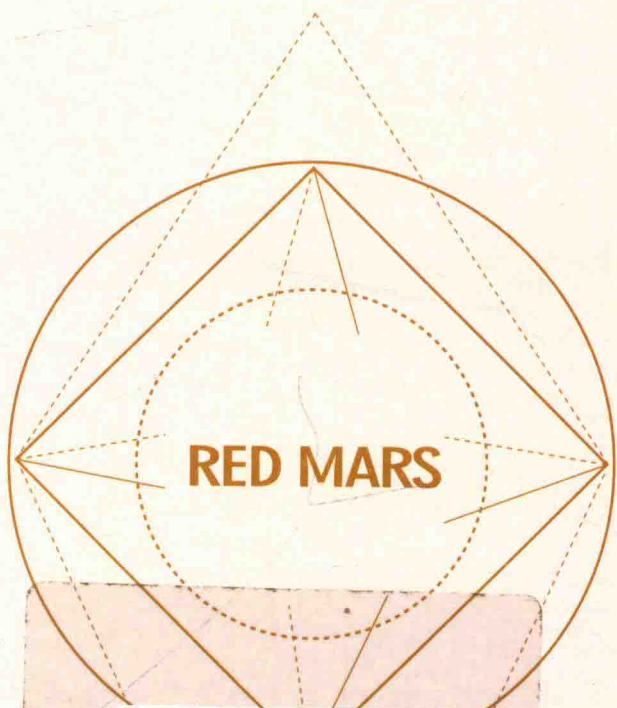


MARS TRILOGY



RED MARS

[美] 金·斯坦利·罗宾逊 著 王凌霄 译
(KIM STANLEY ROBINSON)

RED MARS

火星三部曲

红火星

[美] 金·斯坦利·罗宾逊
(KIM STANLEY ROBINSON) 著
王凌霄 译

Kim Stanley Robinson

RED MARS by Kim Stanley Robinson
Copyright © 1993 by Kim Stanley Robinson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., INC.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-脸谱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，非经书面同意不得
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。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（2016）第119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红火星 / (美) 金·斯坦利·罗宾逊著；王凌霄译. -- 重庆：
重庆出版社，2017.1
(火星三部曲)

书名原文：RED MARS

ISBN 978-7-229-11680-4

I. ①红… II. ①金… ②王… III. ①科学幻
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250284号

火星三部曲·红火星

HUOXINGSANBUQU HONGHUOXING

[美] 金·斯坦利·罗宾逊 著

王凌霄 译

策 划： 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：陈建军

策划编辑：张慧哲

责任编辑：张慧哲

责任印制：杨 宁

营销编辑：穆 爽 张 宁

装帧设计：荆棘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（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）

投稿邮箱：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：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36.5 字数：500千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5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
录

Contents

- 第一部 庆典 / 1
- 第二部 起航 / 25
- 第三部 熔炉 / 91
- 第四部 思乡 / 201
- 第五部 轮回 / 229
- ◎第六部 暗箭 / 379
- 第七部 巨变 / 473
- 第八部 终曲 / 539

Part 1

Festival Night

第一部 庆典

在我们抵达以前，火星是一片空白。这句话当然不是说过去的火星无声无息。这个星球历经凝聚、融合、翻腾与冷却，坑坑洞洞的表面残留着地壳运动的遗迹：坑洞、峡谷和火山口。这一切都是岩石无意识的活动，也不曾有人系统化地观察过。没有目击者——除了我们，在相邻的星球遥遥相望，而这只是漫长历史的最后片刻。从古至今，我们是火星上唯一存在的智慧生物。

现在，每个人都知道火星的历史：对史前所有的世代来说，火星是天空中主要的光源之一。它耀眼的赤红色、闪烁不定的亮度和它运行轨道的漂泊不定（火星在众恒星间的行进路线也不断变化，时而顺行，时而逆行）都深深吸引他们的目光。这也难怪火星的古名在舌尖的发音都那么沉重——尼尔格、蒙加拉、安夸库，以及哈马契斯——好像比它们系出同源的古代语言更加古老，仿佛是冰川时代或是更早以前遗留下来的语言化石。是的，很久以前，在人类的世界中，火星就已经是一股神圣的力量，它的颜色看起来有几分危险，总是跟鲜血、愤怒、战争与心

脏脱离不了关系。

第一部望远镜的出现把我们的目光拉近了很多。我们看到了橘色的小圆丘、两端是白色的极冠和黑色的阴影。黑白两色相持不下，随着漫长的季节变换而消长。但是当时，火星朝着地球的那一面，怎么看都有一块模糊，足够引发罗威尔¹的想象，杜撰动人的外层空间史诗。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，在里面那个垂死的世界中，英勇的人们兴建一条条的运河，以阻挡沙漠的步步紧逼。

罗威尔的故事说得天花乱坠。在“水手号”和“海盗号”太空探测船把卫星照片送回来之后，大家对火星的观感为之一变，对火星的了解一日千里，于是火星有了新的面貌。但那还是我们飞到这里之前的事，那时的火星是未被探测过的新世界。

火星是个没有生命的地方，以前没有生物，现在也没有，寻找传说中的火星星人，注定徒劳无功。这里连微生物都没有，更别提有人在这里建运河，或是有什么神秘的天外来客。我想你知道，这些传说没有半点根据。于是，各式各样的揣测进驻了这想象中的落差——在罗威尔的时代，在荷马的时代，在人类聚居洞穴、漂泊草原的时代，始终不绝如缕。有人说，我们破坏了火星上的微生物化石；也有人说，在沙暴中，火星有废墟一闪而逝；还有人说，某人瞥见了成群的火星巨人或是在岩石后躲躲闪闪的红色小鬼，但神踪乍现，想要定睛细看却又不知所踪。这些故事的目的是在这片不毛之地上编织生命，或是把生机带到这个星球上。或许，我们毕竟是从冰川时代残存下来的生物，总不免看着星空神驰想象，诉说一个又一个的故事。而火星也始终没有脱离人类对它最初的印象——一个伟大的标记，一个浩瀚的象征，一个让人俯首的力量。

我们真的到了。它曾经是一种力量；如今，它只是一块土地。

1 Percival Lowell，美国天文学家，著有《火星及其运河》。他在书中断言火星上有智慧生物，并利用极冠融化的冰水兴建灌溉系统。而所谓的“运河”其实是依赖冰水生成的植物带。——译注

“于是我们来到了这里。但是，他们不明白，这趟火星旅程让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他们先前给我们的指示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这跟探索海底世界、开拓美国西部全然不同——这里是崭新的经验。‘战神号’勇往直前，地球已经越来越远，最后，它只不过是满天繁星中一颗淡蓝色的星星而已。”

全都是骗人的，弗兰克·查默斯心里想。他有点生气地看着他的老友约翰·布恩发表他那俗套的演讲。约翰总是用这种手法鼓舞人心，这让弗兰克觉得很烦。其实坐宇宙飞船到火星，跟坐长途火车没什么两样。他们并没有成为什么新新人类，反而比先前更像他们自己——浑身赤裸，只能带维生的基本物资配备，不准有一丝一毫的闲情逸致。但约翰还是站在那里，用食指指着人群说：“我们是来这里开辟新天地的，现在，我们在这新世界锻炼出来的特质，跟地球没有半点关系！”是啊，他说的倒是真心话。约翰是透过滤镜向外张望火星的，什么东西在他眼里都有点变形，这是一种宗教。就算是私下聊天，他也是满嘴这番

大道理，不管你的表情多不耐烦。

弗兰克不再理会他的演讲，他的眼神飘向这个城市。这个城市即将命名为尼科西亚¹，第一个不靠梁柱建立起来的火星地表城市；整座城市被一层几乎看不见的天幕包住，它的支撑结构是隐形的，安置在塔尔西斯山的山麓，诺克提斯迷宫（也有人管这里叫暗夜迷宫）的西方。城市奠基之处，视野宽广，在西方地平线猛然耸起的是帕弗尼斯山脉。对这群征服火星的老兵来说，这是一个让他们目眩神迷的成就——他们曾在火星表面，在壕沟、台地、陨石坑中，奋力挣扎求生存，如今他们见到了永恒。万岁！

一阵笑声把弗兰克的注意力带回他老友的演讲内容。约翰·布恩略带沙哑的声音配上亲切的美国中西部口音，再加上他交错运用（有时是突如其来的转变）舒缓、紧张、诚恳、自我调侃、温和、自信、严肃和有趣的言辞与气势，使得这场演讲收放自如，虏获了在场众人的心。观众难以自拔——现在是率先抵达火星的人在跟他们说话！从他们的表情看来，他们好像是在仰望耶稣用面包和鱼给众人做晚餐。当然，约翰也有资格享受这份荣耀，因为他在这个星球上创造了足以跟耶稣媲美的奇迹，也把坐困铁皮宇宙飞船的窘迫处境转换成了一场丰富的精神之旅。“在火星上，我们相互扶持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更胜往昔。”约翰说。弗兰克心想，这段话真正的意思是说，在实验中老鼠过度繁殖，个体与个体的互动已有警讯。“火星庄严神圣，但却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，而且危机四伏。”约翰说。这话的意思是说火星是一个由氧化岩石所构成的冰冻星球，上面的人每年大约要暴露在15雷姆的辐射下。“在我们的努力之下，”约翰继续说，“我们创立了新的社会秩序，踏出了人类故事的下一步。”这话的意思也不过是说，在灵长类主导下，所谓的“进步动力”又有了新的变形。

约翰的结束语是神来一笔，当然也赢得了如雷的掌声。玛雅·妥伊托芙娜走上讲台介绍弗兰克出场。弗兰克私下瞧了她一眼，意思是叫

1 Nicosia，在地球，尼科西亚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首都。——译注

她别说什么笑话，玛雅瞧见了，开口说道：“他的眼光和精力是推动火箭到火星的原动力。请热烈欢迎下一位演讲者，我们的老朋友——弗兰克·查默斯。”

站在讲台上，他才发现这座城市之大，大得有些惊心动魄。它呈长三角形，人群聚集的地方位于西面绝顶的公园，城市的最高点。七条大道以公园为 midpoint 向外延伸，道路两旁绿树成荫，青草幽碧。道路之间是低矮的梯形建筑，每一栋的表面都镶上了不同颜色的打磨石砖。建筑的风格和大小有一抹淡淡的巴黎风情，特别像野兽派¹画家痛饮美酒后，醉眼中的巴黎春天街边的咖啡座。放眼望去四五千米处，是斜坡的尽头，三栋细长的摩天大厦是那个区域最显著的目标，再过去就是低矮的绿色农庄。摩天大厦是天幕支柱的一部分，它们的顶楼是维系天幕的网状结构，颜色跟天空一样，再加上透明的天幕，整座城市就像是矗立在开放的空间里。尼科西亚是人类科技的瑰宝，也将是在火星上最受欢迎的城市。

弗兰克的口才带动全场的气氛，听众继续如痴如醉。很明显，群众善变的灵魂根本跳不出他的手掌心，讲到应对群众，弗兰克跟约翰一样内行。弗兰克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，他知道，他一出场就会和约翰金发、斯文、俊美的长相形成尖锐的对比，但他心里也清楚，他那股草莽味有一种慑人的英雄气概。上场之后稍经热身，他的魅力便散发出来——挥洒自如、言辞便给，充满了浓浓的个人色彩。

阳光从云影破处钻出，金黄色的光芒洒在仰望着他的群众身上，突然之间他觉得胃一阵紧缩。这么多人在这里，全是陌生人！人，聚在一块儿，真是可怕（话说回来，一个人就不可怕吗？）——像是上了釉的陌生眼睛，镶嵌在粉红色的头颅上，看着他……通常，他在人群前演讲时只看几张面孔，对其余的视而不见。整整五千人，在一座火星城市里！在山脚基地里苦战了这么多年后，这真是令人难以接受。

他的脑子里有个傻主意，他要把自己此刻的心情告诉他们。“看

1 Fauvist, 强调明亮原色和平面节奏感的画派。——译注

看，”他说，“看看我们的周遭，是不是觉得我们不该在这里出现呢？这种感觉是不是越来越强呢？”

他在逐渐失去群众。该怎么说呢？该怎么跟他们说，他们是这砾石表面上唯一的生物呢？在明亮的光源下，他们的脸看起来像是一盏盏白色的纸灯笼。要怎么跟他们说，他们之所以成为所谓的生物，不过是因为他们身上携带了一组野蛮的基因而已，只比让无知觉的矿石盘踞大地好上一点儿。

当然，这番话他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可能，更别说在演讲这样的公开场合。他回过神来。“在火星的孤独岁月里，”他说，“人类的出现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”（他们应该比以前更会相互照顾吧？一个声音不断地在嘲弄着。）“这个星球原本正冰封在死寂的梦魇里，”（于是它庄严又奇特。）“自力更生——我们现在，还在重组的过程当中。”（或是创建新的社会秩序。）——所以，对、对、对，他发现自己现在跟约翰说着一样的谎话。

太可笑了。但是人们需要谎言，这就是政治。到了演讲的末尾，他也赢得了如雷的掌声。他有点烦躁，宣布现在是用餐时间，根本不让玛雅有总结的机会。也许她早就知道他会来这一招，根本就没有预备。下结论、画句号的人一定得是弗兰克·查默斯。

人们涌到临时搭建的讲台上簇拥着名人，一般人很少有机会亲眼见到率先登陆火星的一百位英雄，约翰、玛雅、萨曼莎·霍尔、萨克斯·拉塞尔和弗兰克是最受欢迎的几位。

弗兰克隔着人群看着约翰和玛雅。他不认识包围着他的这群地球人，这种感觉很陌生。他走到讲台的另外一边，看见玛雅跟约翰互相使了个眼色。“一般的法律没道理不能在这里施行啊。”一个地球人这么说。

玛雅对他说：“奥林匹斯山¹和冒纳罗亚山²是不是差不多呢？”

“当然啦，”那人说，“盾状火山的样子都是那样。”

1 Olympus Mons，火星上最大的火山。——译注

2 Mauna Loa，在夏威夷中南部的火山，是世上最大的孤立山体，从海底算起高8 839米，成因与火星上的山脉有类似之处。——译注

弗兰克隔着这个白痴的头看着玛雅，玛雅没注意到这道眼神，约翰则假装没看到弗兰克的到来。萨曼莎·霍尔在低声跟一名男子讲话，好像是在解释什么；对方点点头，眼神却不自觉地射向弗兰克。萨曼莎始终背对着他，没有转过身来。在意的人只有约翰，约翰和玛雅。但这两个人也视而不见，假装一切正常；不过，不管他们在谈什么，一见到他就立刻住了嘴。

弗兰克离开讲台。人群朝山下的公园前进，目标是七条大道的尽头，餐桌都已经摆好了。弗兰克跟着他们，穿过新栽种的枫树，卡其色的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让这公园看起来有点像是水族箱的底部。

在野餐桌旁，建筑工人痛饮伏特加并喧闹起来，他们隐约知道工程已经结束，尼科西亚的英雄岁月也已经结束。也许对所有的火星人来说，这都是不容否认的现实。

空气中总是夹杂着闲谈的声音。弗兰克沉浸在狂乱之中，信步走到北侧边缘。他在约与腰齐的围墙边停了下来，那是城墙。在金属的墙顶上，有四层透明的塑料。一个瑞士人高兴地指着这个构造对游客解释。

“这个外层的塑料电压薄膜会利用风产生电力，接下来是用空气胶固定的两层绝缘体，内层是辐射拦阻层，如果变紫的话，就一定要换掉。四层薄膜合起来，比玻璃还清晰，是不是？”

游客表示赞同。弗兰克伸出指头戳了一下内层的薄膜，把薄膜戳出了一个指节的凹度。微微的有些凉。薄膜上浅浅地印了一排字：“伊希地平原聚合物公司”。顺着肩膀高的夹道枫树，他依稀看到山顶的讲台。约翰、玛雅和围在他们身边的地球人还在那里，谈得很起劲。谈这个星球未竟的事业，决定火星同胞的命运。

他屏住呼吸，感觉到白齿咬紧的压力。他更使劲地戳，一直戳到外层薄膜。他知道他的部分愤怒已经被捕捉并储存在了这个城市的电力系统里。聚偏氟乙烯称得上是相当特别的聚合物——碳原子和氢原子、氟原子结合在一起能够产生更强的电压，效果比石英还好。但是这三种成

分如果稍有变化，结果便大相径庭，譬如，你用亚氯酸盐取代氟化物，只会得到包装材料——赛纶塑料护膜。

弗兰克盯着他那只被几层塑料薄膜裹住的手，又狠命地往外戳，中间的两层还是粘得很紧。少了我，他们能成什么事？

一肚子火气的他，走向这城市窄窄的街道。

聚在广场上的是一群阿拉伯人，他们正在喝咖啡。阿拉伯人是在十年前才抵达火星的。他们很有钱，跟瑞士人一起在火星上营建了好几个城市，尼科西亚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挺喜欢火星的。“有点像空地¹的冬天。”沙特阿拉伯人一语道破他们的感触。火星跟阿拉伯人原住地非常相似，因此，那些阿拉伯词汇很快就融进了英语中。阿拉伯文中对于这类地形有很丰富的词汇：“阿卡巴”说的是接近火山口前那一圈陡峭的山壁；“巴地亚”指的是连绵起伏的沙丘；“纽方德斯”是深沙；“沙易尔”是数亿年前形成的干河床……

弗兰克曾经跟阿拉伯人一起旅行过好长一段时间，广场上的人看到他来很高兴。“沙连姆阿列易克！”他们跟他打招呼。“马哈巴尔。”弗兰克回答说。浓密的小胡子底下，牙齿的白光一闪。只有男人才能到这里来，这是规矩。几个小朋友带他到中间的主桌。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正在聚会，其中有他的朋友沙易克。沙易克跟他说：“我们准备叫这个广场‘哈加尔·易尔-克拉·麦雪巴’，意思就是‘红花岗岩广场’。”他指了指广场上的红褐色石板。弗兰克点点头，还问他红花岗岩的念法。他说了一长串阿拉伯语，但是弗兰克根本听不懂，只得干笑几声掩饰。他在中央主桌旁坐了下来，放松了一点儿，感觉自己好像正在开罗或是大马士革街头，愉悦地浸润在阿拉伯情调和昂贵的古龙水香气中。

这群阿拉伯人说话的时候，他在研究他们的脸。这是异国文化，毋庸置疑。他们不会因为到了火星就进行调整，所以，约翰尽管认识阿拉伯人，但总是雾里看花。

1 Empty quarter，又名鲁卜哈利沙漠，位于阿拉伯南部，是地球上最大的干旱沙漠。——译注

但是他用得着他们，阿拉伯人会是他新的权力核心。捍卫新邻居，借以削弱掌权的旧势力，马基雅维利很早以前就这么说过。所以他缓缓地喝着咖啡，很有礼貌。阿拉伯人改用英语交谈，能言善辩的弗兰克立刻扳回颓势，也更容易控制话题的走向了。

“今天的演讲如何？”他问道，但眼睛却盯着杯底浓稠的咖啡渣。

“约翰·布恩还不是老样子？”沙易克说。其他人大笑，笑声中颇有些怒气。“他说我们要创造独特的火星文化，但那话的意思还不是说，他会提倡某几种地球文化，而其他的就会被打压。反动异己绝对没有生路。”

“他觉得每个在火星上的人都得是美国人。”一个叫奈杰姆的人说。

“谁说不是呢？”沙易克说，“在地球不就已经是这样了吗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弗兰克说，“你们不明白约翰的为人，有人说他自私自利，但是……”

“他是自私自利啊！”奈杰姆叫道，“他住在象牙塔里！他以为我们来火星是为了建立美国的超级文化吗？不管他说什么，我们都得照着做吗？”

沙易克说：“他不知道别的民族也有别的选择。”

“这倒不是，”弗兰克说，“只是他觉得别的选择比不上他的想法那么切实可行。”

这句话逗得他们哈哈大笑，一个年轻人吹起口哨助势，声音尖锐刺耳。阿拉伯人相信，在他们抵达前，约翰曾经向联合国游说，反对阿拉伯人的移民火星计划。弗兰克暗中鼓动这种想法，其实这跟真相也相去不远——约翰不喜欢会阻碍他前进的意识形态，他希望每个到火星来的人都像白纸一张。

阿拉伯人认为约翰·布恩特别讨厌他们。小伙子沙里姆·哈易尔开口想说话，弗兰克却递给他一个警示的眼神。沙里姆愣了一会儿，生气地闭上嘴。弗兰克说：“他也不是一无是处。只是我曾经听他说过，如果俄罗斯人跟美国人学学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家，一登陆火星就宣称火星

是他们占据的领土，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”

沙里姆的肩膀好像被打到似的拱了一下。弗兰克耸耸肩笑了一下，张开他的双臂。“不说这个了，反正他又不能怎么样。”

沙易克扬扬眉毛。“对这件事我有不同的意见。”

弗兰克站了起来，临走前，他看到了沙里姆坚持的目光。他大步走进一条窄窄的巷道，这是七条大道之间的联络通道。这种巷道通常都铺了鹅卵石，或是植上草皮，但是这个巷道里却只有金黄色的水泥。他在一个向内凹进的门口停了下来，隔着玻璃往里瞧，里面是一间歇业的皮靴工厂。

对这件事可能有不同的意见。是啊，很多人低估了约翰·布恩——弗兰克自己就犯了好几次这样的错误。昔日在白宫的景象浮现在弗兰克的脑海里：那时的约翰洋溢着自信，不肯服帖的金发东翘西翘，阳光透过玻璃流泻进椭圆形办公室；他挥舞双手、昂首阔步，身后映衬着绚烂的金光。他口若悬河，总统频频点头，助理们目瞪口呆，大家都琢磨不透他那慑人的风采究竟从何而来。哦，那段日子他们真是炙手可热。弗兰克跟约翰可谓最佳拍档，弗兰克运筹帷幄，约翰则冲锋陷阵，那股冲劲无人能挡。两个人联手，无坚不摧，力道之猛连出轨的火车都比不上。

橱窗里的靴子上隐约映出沙里姆·哈易尔的容貌。

“这是真的吗？”他有点质问的味道。

“什么是不是真的？”弗兰克恶狠狠地顶了回去。

“约翰恨阿拉伯人吗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是不是他反对在弗伯斯¹建立清真寺？”

“他掌权管事啊。”

这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年轻人脸都扭曲了。“他已经是火星上最有权

1 Phobos，又称火卫一，火星两颗卫星中比较接近火星本体的一颗，距火星9 380千米。——译注

势的人了，还这么贪心！难道他想当国王不成？”沙里姆的拳头在另外一只手上狠狠捶了一下。他的身形比其他的阿拉伯人消瘦，下腭的弧度很圆润，两撇胡须盖住了小小的嘴巴。

“又到了重新议约的时候，”弗兰克说，“约翰那个统治集团已经把我架空了。”他咬了咬牙，“我不知道他们在计划什么，但我今天晚上要查个明白。不过，谁都知道他们肚子里在盘算什么鬼主意，反正脱离不了西方的偏见就是了。他们不会让非缔约国加入移民的行列，这是他们换约的先决条件。”沙里姆抖了一下，弗兰克的语调更加凝重，“这就是他的目的，或许也真能实现，因为统治集团允许他肆意揽权，成为前所未有的强人。一旦他的计划得逞，非缔约国在移民区便将无容身之处。你们不是会变成客座科学家，就是会被送回地球。”

玻璃里映出沙里姆的容颜，像那种象征愤怒的面具。“巴托！巴托！”他喃喃自语。真糟糕，真糟糕。他的手绞在一起，好像快控制不住了。他嘴里嘟囔的不知道是《可兰经》还是卡穆斯；是波斯波利斯¹还是孔雀宝座²；他提到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已经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了，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。

“空谈无益，”查默斯不客气地说，“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除了行动没别的办法了。”

这句话让这个年轻的阿拉伯人沉吟了半晌。“我确定不了……”他终于吐出了这几个字。

弗兰克戳了这个年轻人的手臂一下，看到惊惧在他身上游走。“我们谈的是你的同胞！我们谈的是这个星球！”

沙里姆的嘴唇隐藏在胡须里面不见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口道：“这倒是真的。”

弗兰克没说话，两个人的目光投向橱窗，好像在品评里面的工作靴。

最后，弗兰克举起了一只手。“我会再去跟约翰谈谈。”他轻轻地

1 Persepolis, 古波斯都城之一，如今只存石柱遗址，但犹可想见昔日规模。

2 1793年波斯人从印度劫掠的宝物，自此之后成为波斯王朝的象征。——译注

说，“今天晚上。他明天就要离开了。我可以试着跟他谈谈看。跟他讲道理我猜是没用的，至少以前没这样的例子。但我得试试。之后……我们碰个头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公园，最南端的小径。11点左右。”

沙里姆点点头。

弗兰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“空谈无益。”他撂下了这句话，掉头就走。

弗兰克尾随着群众沉重的步伐走上另外一条大道。沿路是敞着大门的酒吧和贩卖阿拉伯食物的凉亭。阿拉伯与瑞士，奇怪的组合但却搭配得天衣无缝。

今晚有些瑞士人站在公寓的门口分送面具。他们这个庆典很明显跟“忏悔星期二”¹有渊源，被称为“法斯那希特”。庆典中有面具、有音乐，社会规范被抛在脑后，就像是旧世界在巴塞尔、苏黎世、卢塞恩的疯狂2月夜晚……弗兰克一时冲动也加入了人潮。“在每个深沉的心灵里都有一个逐渐滋长的面具。”他跟面前的两个女人说了这句话。她们客气地点点头，继续她们的谈话。她们用的语言喉音很重，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方言，说它是密码也许更贴切些，连德国人也不明白。这是另一种难以渗透的文化。弗兰克想道，他们跟阿拉伯人一样顽固。他拿起那个镶嵌了铅玻璃的黑色面具，不由得纵声长笑。他戴上了面具。

大道上全是戴着面具的庆祝人潮，像一条蜿蜒曲折的长蛇。有的人醉了，有的人行为放浪，都已在失控边缘。两条大道交会的地方，汇聚成一个小小的广场，喷泉向空中喷出艳红色的水柱。喷泉周围有一个铜管乐队即兴演出。他们面前爆满的群众随着低音鼓的节奏狂欢起舞，双脚跺地为乐队助势。头顶一百多米的地方是天幕的通风口，不断把新鲜空气贯注到广场里来。冰冷的空气结成片片雪花纷纷坠落，在阳光之下像是一片一片

1 Mardi Gras, 法国的一个节日，是大斋首日的前一天，象征四旬斋前期的结束。——译注